

林挺英

喜欢鄢先生的N个理由

张永中

鄢先生，名福初，新化吉庆人。年龄、简历、官阶，照例隐去。

与福初先生的认识，是先知后识的。我在县里当一个基层干部时，就知道书法界有这样一个名字。可见其知名度一斑。难得的是，后来，他说他也知道我。也许是我所工作过的那个地方，太过有名吧，他又恰好去过，加上朋友的朋友辗转介绍，我就沾上这点名气的光了。那时，他在娄底新化，我在湘西凤凰。

与福初先生的见面是在彼此都来长沙工作后。应了一次朋友的邀约，正好福初先生也在列。是一个晚来天欲雪的日子。我抄近道穿过公园的林子，踩在小径的落叶上，蹭着轻飘飘的一点幸福感，去赴这场小酒会。

电梯里见到一个人，有点富态。他看了我一眼，我也还了他一眼。无语。“叮~”一声，电梯门就开了。正当我打听包间位置时，这个人就闪身不见了。我按照服务生的指点推开了一间门，坐在沙发正中的正是他，被几个先到的人围着。请客的主人赶忙为我们做介绍，我们俩彼此对视一笑。我们早就认识了，说着，他把大手伸向我。早就认识，两层意思。一则，的确彼此早已相知知姓。二则，是指我们在电梯里刚刚见过了。寒暄中入了席。大家把福初先生让到C位上。他就指名要我坐他右手边。论齿序，他为长。以下改称福初兄。

与福初兄的面缘，就在这酒桌上。我们共善而美，把酒而欢。学着古名士的那种调调。古代名士，总免不了与酒有点关系的。魏晋时代，人们就把酒与名士死扣在一起了。是否当得了名士，是否名士，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着名士那样喝酒，把自己喝出名士那点感觉来。

后来，与福初兄的几次小小的酒会，总维持着这么一个调性。我们也相约或臆想过，设定那么一个闲暇日子，结伴三两好友，去他的家乡雪峰山里的大熊山、奉家山、紫鹊界搭帐，去看云、听风、望月、溯溪、观竹、煮茶。要不去到武陵山、沅水或西水边的某个古镇上，找一个临水的酒栈，或干脆买一叶小舟，沿着沈从文的湘行路线，从常德桃源，溯清滩渡，过二酉洞，再就把保靖迁陵“天开文运”那塔岩崖当赤壁，于一清渣上把酒醉江，对饮风月。这时，那那竹枝芒鞋，小嘴徐行的洒脱，就会被几杯微醺浸出来。酒，不住醉里走，止于尽兴耳，如行云流水，自然而然，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就一个字，爽。由酒，识人，见德。福初兄的酒和德，是我所喜欢的那一款。

前几年，我得了一次去新化工作两个月的机会。住在资水边的东煌酒店，边上还有一个什么中心。见酒店和中心两块霓虹招牌上的字，我眼一亮，熟悉，再细看角下的款识，福初。这字的确好，不管是白昼下看，还是灯影中看，都把别的牌子压倒了。

向东街，是一片被现代气派建筑挤得蜷缩在资水边的古街，那里可吃到正宗的红油牛肉面、糝籽粑、杯子糕、糖油圈卷好几样美食。当然还有名头很响的新化“三合汤”。向东街，再向东就到大码头了。由码头拾级而上，再朝向东街走进去，就是上梅古镇。向东街码头是上梅镇的原点，也是新化的源头。新化县城就是以这个码头为起点，沿着河岸一栋栋木楼，或红砖屋，鳞次栉比，如河蚌一样，一轮一轮扇形展开来的。这老码头，也犹如一桩有生命的老梅，向岸边长开去的一条条小街巷就是它的枝丫。如今，蔓长的枝丫已被斫断，但老梅根还在。新化码头，是资



鄢福初书法作品《福》。

水上著名的古码头，有历史，有故事。它的历史故事一直可以沿资水进洞庭，长江到汉口码头的新化街讲下去，很长，很精彩，承载人间悲欢哀乐，是新化人的一部《史记》。资水是雪峰山孕育的一条大河，三湘四水之一。一带山河，一阴一阳，圈住了新化这座古城无限的风水。我的新化朋友，也都是福初兄的朋友，他们陪着我看了古城，看梅山文化馆，看那尊倒立的梅山神。然后，就给我扳着手指头，数人物。无问西东，一路过来就有邓显鹤，陈天华，成仿吾，谭人凤，陈正湘，方鼎英，白溪的龚氏兄弟，再往下数，就到鄢氏福初兄了。在新化县城里抬头看匾牌，好看的几块都是福初兄的。我被亲切了。

从县城出发，往东北方向约六七十里地，就到了一个镇。公路街道两用的镇街道中央是一座几米高的塔，塔上是一尊昂首打鸣的大公鸡彩雕。塑一只大鸡，大约是取吉祥喜庆的意思。这就是吉庆镇。一个讨喜的地名，高速公路上的出口，服务站都有它。福初兄的作品有时款署的就是吉庆。福初兄有画室曰吉庆堂。询当地人言，首屈一指的便是鄢家。没有考证鄢家与“吉庆”二字的关系。只是福初兄，谈及家世时，有说过，鄢家祖上系世代御医，厚积着悬壶济世之德，后因故而从中原南迁，由安化，资水，经茶马古道，走油溪桥一路过来，安顿于吉庆这个地方。当地人的口碑，鄢家家声好，训传规范，那家子弟无论何处、何地、何职、何业，都都在那家堂屋前面对高堂，做年终述职述德。这是我在当地采风听到的口传。后证之于福初兄，坐实了这件事。当然，细节就更精彩了。

福初兄喝着资水成长。资水文化滋养他的品格，性情。我也从他身上窥到一点新化“梅山蛮”的蛮劲，资水滩流上那股不畏艰险，死不回头“毛板船”精神。不过福初兄的蛮是文蛮，不显山露水而静水深流的那种。他把这些包藏于传统文人的骨子里，正如他的字，方正平稳，似散而敛，不露筋骨，然后以温润的玉质示人。我们彼此调侃过，

都是没有改造好的“读书人”。情性中有不称于职场蝇营狗苟的诸多不适宜。追慕东坡先生寄蜉蝣于天地，襄衣江山的那份通透潇洒，寻求郑板桥所谓“耳无俗声，眼无俗物，胸无俗事”那种干净。这其中体现于彼此对许多人事臧否评说的共同话题，语境。等等，这些都是我打心底认同并乐于与福初兄交往的原因。

结交福初兄，是在行进行过程中的事。他不是一开始就像今天这么出名，阔气的。但他不是一阔脸就变的那种。他照样认我们这些小弟，我们照样经常地一起聚会。喝点小酒，谈一些共同话题。比如如何看待当前日盛一日的，横行猖獗的电脑丑书。他就把他曾经呼吁，并向人大提交的提案稿从手机上发过来。时常能读到他的一些文章，或长或短，都是看了人眼，成色极好的文人笔墨。他的笔墨，是真正意义上的笔与墨。文字和内涵兼容一体，文人与书家合于一身，以及为人与为文，作书的汇融通达，都在文字中有了。他的字，饱有王颜欧苏，尤其苏的东西，起底深厚，意韵醇醇，法度严谨。出入书卷，笔墨内外，沛然甘畅，方块字，硬是被他写出外圆内方的天地雄浑来。大方圆的结构模式，结字笔法，一横一折，都具一种属于自己的内敛大家之气。他的点横竖勾，犹如上好的硬杂木料，由它们结构的整体，或厅堂，或庙宇，或宏楼，处处致密，节节受力。长篇、短制、条幅、楹联、斗方、扇面、团扇、印刻、拓石、张裱、匾挂，所在之地都是夺人眼目的。

与福初兄相交，是人生际遇中，有幸有趣的事。我们并不常常腻在一起，如果用一句话，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那种。聚会，并不多次，但每一次都宝贵，舒坦。我在外面，不时会于或匾额，或石刻，或厅堂，以及门楣、店招等等场合读到他的墨迹。一旦与他的字相遇，我就用手机把它们拍下来，发给他。多半他都及时回一个笑脸或打一副拱手。有时，也会为一幅他本人已不记得的作品欢喜一下，像见到走失的孩子。

福初兄能晋入中国书协副主席，其才其能，是基于实力的。为此福初兄也干些以职谋私的事，这个“私”是他的一点私心和偏爱。他爱才，尤其是青年才俊。在奖掖新人方面，他毫不吝惜个人。在他操作主导下，已连续举办了四届“湖南中青年书法大展”。这个活动，不仅在省内叫响，也推到省外，直到北京都会，大大地为书法湘军撑了面子，展了风采。也由此搅动了湖湘书法的一股风潮，成了中国书法界有影响的大动作。每有湖南中青年书法大展，福初兄都会念到我，我或去，或有事脱不开推辞不去。凡能去，有时代表单位身份，更多是私访。从开评初选，到复审、终审，再展出。全过程我都有见证。

其实，提携青年，是福初兄的职外之职，但他却做得极其用心。他的腰身，属于前凸后拔的那型。在新湖南大厦二楼刚装完的近两千平方米的楼层地板上，摊满了来自各地的中青年书法家参评的作品。他那一米七几，明显偏胖的个子，要不时地折下去，把摊于地上的初选作品一幅一幅括起来看而又看，如此反复。我看到他鬓间的细汗了。在初评点、终审室、陈列馆，时常是他背手踱行的身影，就如巡视于这列阵列里的将军，一位名副其实的书法湘军的统帅。他的想法是要带领这支书法湘军，去扎硬寨打硬仗的，定是要在中国书法领域这个高原上矗起一座高峰来。

他一次次地把我引入这神秘奇幻的字符群落。使我有机会去现场观摩，到展览馆里去读字识书，普及书法审美的基本常识。此刻我就会被那里的黑白线条，明暗色块，纠缠，抽打。领悟“夫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那种冲击，震撼。列阵列阵中，黑白流动的线条显出笔调，色彩，才情，展尽了黑的玄妙。在纤毫与宣纸的触碰中，翻腾着黑与白，动与静，刚与柔的辩证法。弱管在手，见那黑白纸笔间的行走，指向阴阳，指向玄黄，诣于道，归于理。真是妙不可言！他循循诱导着我去书法这座殿堂里漫步。我像被吓坏了的学生，目不暇接，头晕目眩。在这里，我看到了奇诡、奔腾、潺湲、苍劲、苞茂、隽秀……或铁线铜钩，或疏影清浅……真草隶篆，碑帖拓印，纠缠跌宕，气象万千。在这字阵列列的合奏中，福初兄又像一名高明的指挥家，调动着动静、高低、抑扬、张弛、急缓，硬是把一幅幅黑白纸墨敲打出了金石之声，散演出幽邃之气，汹涌出波谲云诡，辩证出道理玄机来。想起鸠摩罗什大弟子肇法师《肇论》中《物不迁论》的一段话：“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竞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如翻用这种动静却静极的动静之辩之变，来解读福初兄领军的书法们应是恰当的。

敬惜文墨，更需有爱之心，敬爱才可以融于血液里，呈于修养性格气质中的。人字融融，人格融融，应该是什么一种境界呢？在这方面，我们是门外汉，而浸淫在书艺中的福初兄，就是那融融于水的鱼，从溪河之小鲜，到江湖之鼋鼉，以至滨海之鲲鹏。而我们只是岸上艳羡的观者，又安知其乐呢？由此而与福初兄论相识又是多少有些牵强攀附的。

当然，福初兄是丰富多面的，我所见所识到的，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一帧剪影。然，即使这，也是我喜欢他的。

我用N个理由喜欢着福初兄。他也有着N多个喜欢他的朋友。各个朋友又以N多的理由喜欢着他，又喜欢着他的N多面。这一切，福初兄是幸福的。

去年春节，福初兄托小杨给我送来一个福字，我回他，有福之人送福，当福福相生。新年将至，在此，我又用这个福，祝福福初！

影视观察



《三体》海报。

何勇海

12月10日，改编自刘慈欣同名系列长篇科幻小说的《三体》动画在哔哩哔哩(简称“B站”)上线，首周两集连播。前两集在B站播放量超1.4亿，有近620万人在线“追番”(订阅)，引发又一轮“三体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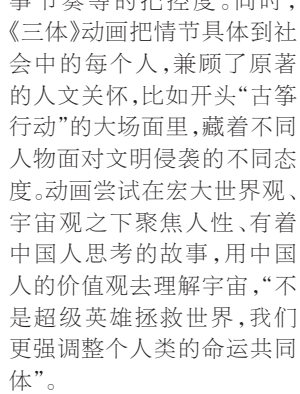
尊重原著气质、以动画展现原著经典内容，具有精良的画面制作，给人以宏大震撼的视听感受，是《三体》动画圈粉的第一个原因。小说《三体》以恢宏的笔触描绘了地球文明以外的“三体文明”，被誉为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在表现宏大的故事主题之时，《三体》动画尝试打破动画的年龄限制，朝着更广泛、宽阔的年龄领域拓展。小说《三体》中有不少突破想象力的科幻创意，比如量子、多维空间、脑波交流等，脱离了文字的思想力，《三体》动画制作团队和核能、量子力学各方科学家、顾问团队，定期交流沟通，反复打磨作品，将这些科幻创新展现得具有“实感”，呈现出丰富的科幻视觉体验。同时，为了还原小说的冷峻质感，动画制作团队采用了传统手K(手工绘制)关键帧的方式，呈现赛博朋克风格。

技术水平决定一部动画能不能“启航”，讲故事的能力则决定一部动画能走多远。小说《三体》具有宏大的故事架构、严密的科学逻辑、瑰丽的人文想象，处处渗透着中国哲思；它描绘了一个奇妙庞大的“三体”文明，探寻了人与人之间、人与技术之间以及人类与整个宇宙的关系；它约90万字、故事跨度超过千年，要浓缩成十几集的动画，改编难度极大。《三体》动画改编是在第一部基础上展开第二部最精彩内容的讲述，开篇即是原著第一部末尾的“古筝行动”，第一部的主体内容则通过字幕和回忆片段的形式体现。这样直接将第二部小说中冲突更多、节奏较快内容呈现，显然更适合影视动画的形式，也展现了编剧对原著充分而深刻的理解，在故事取舍、叙事节奏等的把控度。同时，《三体》动画把情节具体到社会的每个人，兼顾了原著的人文关怀，比如开头“古筝行动”的大场面里，藏着不同人物面对文明侵袭的不同态度。动画尝试在宏大世界观、宇宙观之下聚焦人性、有着中国人思考的故事，用中国人的价值观去理解宇宙，“不是超级英雄拯救世界，我们更强调整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自己徜徉于山水时，他总是表现出一种忘我的状态，这时也是他话最多的时候。茂林修竹、曲水平湖、寺观柴扉……这些好像就是他的朋友，作画时，他将自己投入其间，与他们饮茗对话，尘俗中的话，均被涤荡一空，大有“市人悠悠那得识”的况味。为了让自己与山水更加融合，他遍访奇山秀水，临摹写生，从南方的湖南、湖北、福建、四川、江苏到北方的陕西、新疆、甘肃、山东、北京等，均留下了他的身影与笔墨。山水之作，远非一日之成，需在大量写生的基础上，由实到虚，最后做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即所谓“五日十日为一山，万壑千岩自绝踪”。只有如此，方能境界已熟，心手已应，纵横中度，左右逢源。欧阳波便是以此而努力目标，并已取得不俗成就。

他的画，清幽空灵，淡淡相宜，意境淡雅中又不失阔远，令人有超尘脱俗之感。此外，他的画还于清空淡雅间，往往缀以一点或一抹淡红，仿如晨曦，那是生命的礼赞，是自我滚烫灵魂的净化，总能让观众心灵为之一顿。在《南田论画》中，恽正叔还说过，“作画在摄情，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在欧阳波的一幅幅山水画中，他以绘画为“语言”，抒发着自己对生命的无尽体悟，表达自己或恬淡或浓烈的情感，透过这些以特殊“语言”为“文本”的“诉说”，观者焉能“不生情”？

此情宜画在山水，此意高山流水间！祝愿欧阳波在“山水”之途上，不断精进！



黎清书法作品《意在山间》。

苑杂谈

意在山水间，超尘绝俗中



欧阳波写生作品。

黎清

一切景语，皆为情语。清代恽正叔在《南田论画》中说：“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在我看来，欧阳波是一位有情又有心的艺术家，是一位对生命有着真切感悟、对山水拥有真诚热爱的艺术家。

初识欧阳波时，便感觉他与一般的艺术家很不一样：他沉静而温雅，内敛中又不失热忱，仿如从传统中走来的文人雅士。这些，对于研究古典文学的我来说，无疑平添了几分亲近感。后来，随着了解的深入，知道他出生于湖南制笔世家“青云阁”。自古以来，文人墨客、书画家，无不与笔打交道，并与制笔大家过从密切，正所谓“古人信文字，字字从此出”。欧阳波从小受此熏陶，无怪乎其由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天然的文人气息。

欧阳波对艺术是充满挚爱的。他从小学习书法，大学时以中国画(壁画)为专业，在广美读硕士时又攻书法和篆刻，后来继续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拜著名山水画家何加林先生攻读硕士与博士。在艺术界，攻读两个硕士学位的艺术家应该不多，可见其对艺术的真诚与热爱。同时，他转益多师，出入于不同艺术形态之中，最后锚定山水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并以“常怀青云志，且留林泉心”为座右铭，以明心志。这一转向，与其说是志趣之变，毋宁说是其文人潜质的必定选择。

欧阳波对山水是由衷地热爱。每次谈到

《三体》动画为何「圈粉」